

青桐树

□孙武军

我家外面是范江岸路，行道树栽了青桐树。宁波市里的行道树，大多栽香樟树，还有些法国梧桐。近些年其他树种多了：无患子、栾树、白腊、三角枫、重阳木、银杏、玉兰、桂、樱。种青桐的，好像就这条路。

近来翻些古书。翻南朝宋刘敬叔的《异苑》，竟看到了一篇《青桐树》：“句章人吴平门前，忽生一株青桐树，上有谣歌之声。平恶而斫杀。平随军北征，首尾三载。死桐歆自还立于故根之上。又闻树窟空中歌曰：‘死桐今更青，吴平寻当归。适闻杀此树，已复有光辉。’平寻归，如鬼谣。”

北魏地理学家阚骃所撰《十三州志》，记述了一个历史事件：“越王句践（即勾践）之地，南至句余，其后并吴，因大城句余，章伯功以示子孙，故曰‘句章’。”这是说公元前473年，越王句践灭吴国，被周元王封爵为“伯”。为了彰显自己灭吴封伯之功以垂示子孙，句践便在句余建了一座大城，取名“句章”。句章是宁波第一座城，故址在宁波江北区慈城镇城山渡之北的王家坝村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后，宁波故地置鄞、鄮、句章三县，属会稽郡。句章县包括今宁波市江北区、慈溪东部、余姚东部、镇海区。到了隋代，鄞、鄮、余姚并入句章，宁波故地只有“句章”一县。因此“句章”如同“四明”一样，也成为宁波的泛称。

书中描述的南朝时宁波的这棵青桐树，非常神异：树上会有歌唱声。这个吴平不喜欢神异诡异之事，听到树上有歌声，就把这树砍了。刘敬叔用了“斫杀”一词，其心狠如同杀人。吴平很可能是个

武人，所以随军北征。其事可能还在东晋桓温三度北伐，或是刘裕两次北伐之时。武人应该不惧鬼怪，只能说粗人一个，不解风情。树为美物，树上竟有歌声，岂不更美？可他居然讨厌这歌声，把树杀了。相比之下，这棵青桐树可要大度多了。吴平把它杀了，它并不怨恨他。在吴平沙场三载之际，树又忽然长出，而且又在唱歌，说死桐今天又重生，吴平不久就要回家乡。正好看到被砍掉的这棵树，又闪烁着绿叶的光芒。

青桐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梧桐。落叶乔木，原生中国。树干高大挺直，树皮绿色光滑。叶为掌状，铺开如盖。夏季开黄绿色小花，果实成熟时分裂。种子如珠，缀于如羹匙的瓢边，可食用或榨油。梧桐生长快，木材适合制造乐器。梧桐不但是一种著名的观赏树种，更是历史悠久的嘉木灵材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《诗经·邶风·定之方中》一诗，写卫国被狄人所灭又复国后，卫文公在楚丘重建城市和宫室，在宫室周围种了许多树，其中“椅桐梓漆，爰伐琴瑟”，说椅、桐、梓、漆这四种树成材后，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。“椅桐梓漆”差别甚微，可以笼统地说都是梧桐。

梧桐制琴，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源头。“神农皇帝，削桐为琴”，这是东汉哲学家又是琴师的桓谭说的。早在《尚书·禹贡》中就有“中为琴瑟”的“峄阳孤桐”，《后汉书》中说：“蔡邕泰山行，见爨桐，闻爆声。曰：‘此良木也。’取而为琴。”

《庄子》曰：“鸛鷖发南海而飞到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竹实不

食。”鸛鷖在中国传说中是鸾凤一类的鸟。自此就有凤凰“非梧桐不栖”之说。十六国时，前秦王苻坚听到京城长安在传一歌谣云：“凤凰止阿房”，就在阿房城植桐数万株，等凤凰飞来。后来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，秦军溃败。前秦帝国最终瓦解，苻坚被杀。西燕帝慕容冲攻占长安，住进了阿房城。慕容冲小名凤凰。

在中国传统的风水五行中，梧桐是十分吉利的。《管子》说：“五沃之土，其木宜桐。”《汉书·礼乐志》说：“桐生茂豫，靡有所讹。”颜师古解释说：“桐读为通，茂豫，美盛而光悦也。言草木皆通达而生，美悦光泽，各无所讹。”于是，说在房屋的西面种梧桐树，可延年，百病除。又可令子孙孝顺，口舌之灾消灭。

梧桐如此神异，历代文人更是咏赞不绝。梧桐被喻为高洁雅致的正人君子，有着利民佑民的高远志向。桐也时时“托险生危”。于是有了李煜的“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寂寞梧桐，深院锁清秋”。任昉《述异记》记载：吴王夫差有别馆梧桐园，一名琴川，梧桐成林。古乐府云：“梧宫秋，吴王愁”。恐怕李煜的寂寞梧桐，正是从此而来。

这个在句章吴平家青桐树上唱歌的，不知是哪一路鬼神。如是青桐树化成的树鬼，应该是一位吉祥的善鬼。按古人天人感应的瑞应之说，死树复生枝叶，都是因为出现了好事。而这棵青桐复生，并无好事。也许是古来征战几人回，吴平能回家，就是一件好事了。树也就不怨恨他了。反而重新绿意盎然，让他体会生命的意义。想必吴平回到家看见这棵树，再也不会把它斫杀了。

冬日雀忆

□王蕙利

记忆中的旧时乡村，麻雀太多了，多到都招人厌。每年一到稻子扬花灌浆的时节，它们就像大军团作战似的落到田头，啄那即将成熟的稻穗。儿时的我，在这日子里便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站在田头，拿根头部系了布条的长棍，驱赶盘旋于稻田上空的麻雀。

若看见我在那儿，它们多少会留点颜面，蹲在树梢，保持着些许绅士风度。然只要人一离开，它们立马剥尽斯文外衣，饕餮如故。一时间，人与鸟，就这样捉起了迷藏，打起了游击。

虽说稻谷充盈飘香的秋天，是麻雀最快乐的时光，然它们终究还是属于寒冬的风景。

此时候鸟，已纷纷远去。唯有麻雀一心一意守着家园，对气候变迁几乎不屑一顾。它们或安逸地晒着太阳，或叽叽喳喳地追逐撒欢，仿佛自己才是这个季节的主人。

农村长大的孩子，不少都有冬日逮雀的经历。尤其是当寒夜的一场雪将乡间缀成莹白世界、麻雀难以觅食的时候，吾等顽童便跃跃欲试地抓捕起这些小家伙。

先在自家门前扫出一块空地，而后取来大竹筛，用短木棒将筛子的一边撑起，棒上拴一根绳，细细长长地一直透迤至室内。筛子下面撒稻谷，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。

回到屋里，蹲守在门后，手中牵着绳子，那心情，像极了地雷战中的小八路，专等着“鬼子进村”。

不一会，门外传来一阵唧唧叫声，已有麻雀飞落于筛前。警惕性颇高的它们，会先派出两三只前来侦察一番，在竹筛前起起落落，闹个不停，可偏偏不进筛子里。

须得耐心等上好一段时间，待“侦察兵”确定安全无事了，从树上飞下的大部队，一拥而上跳进筛子里抢食之际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始终处于“一级战备”状态埋伏于门后的我们，迅疾一拉绳子。但闻扑的一声，木棒当即倒下。尽管每次都会逃走大部分麻雀，然总有一两只反应迟钝的，在筛子逼仄的空隙里束手就擒了。

那会的我，抓麻雀并不是为了伤害它们，只想与之做个伴。进屋翻出母亲编织毛衣剩下的毛线，拴住麻雀的一条腿，另一头系在饭桌脚上。并在一边放几片菜叶，撒一些米，还找了一个瓶盖，放点水，供其吃喝。

但这些习惯了自由来去、不受拘束的小鸟，显然并不领情。一边转动着乌黑精亮的小眼睛倔强地看着我，一边扑楞翅膀死命往外冲，直至精疲力竭，方才萎缩一角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却依然无视喂的米和菜叶。

就这般不吃不喝，到了第三天下午，我放学回家后发现，麻雀已侧倒在那，脑袋断掉似的耷拉着，僵直了身体。这一幕，每每让一旁的外婆见了，难免连声“罪过”！

陪伴人类走过无数岁月，在被无视与伤害的历史里繁衍不息的麻雀，它们或许很平庸，但对生活的执着，却使之总是叽叽喳喳，在最不经意的时候，告诉我们生命的蓬勃力量，以及最细微的幸福，亦成了村庄叙述中无法省略的标点符号。

如今的我，有时仍会在脑海中浮现儿时捕雀时的一幕幕场景，却全然没有了当时那份新奇、刺激与好玩的感觉，反而在内心生出几许苦涩的愧疚。

总第7150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